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容止類

舉人大挑取狀貌 舉人三科會試不中進士，可於榜後應大挑，授以官職。不考文字，專取狀貌。偉丈夫列一等，授知縣；小丈夫列二等，授教職；再次則無授矣。

黃大宗風神超逸

黃大宗狀貌奇偉，黃岡王吳廬少詹澤宏見之，歎曰：「風神超逸，卓有父風。」

韋六象神朗貌臞

武康韋六象，名人鳳，神朗貌臞，衣布，不肉食。長夜擁絮被，危坐不寐，讀書至旦以為常。高簡淡泊，彷彿如枯巖禪客。與人言，肺腑傾盡，不事表襮。塵俗人望之，頽然自遠。

梁蒼巖大類坡仙

梁蒼巖襟期瀟灑，意度廓落，大類坡仙。

柏巖山高風秀骨

柏巖山過涉園，嘉善魏青城少參學渠稱其高風秀骨，英采惠姿，照映泉石。

李戒庵美風儀

鄞縣李戒庵，名文純，美風儀，嘗於上元夜著絳衣，與郡中名士集賀監祠，乘月上湖橋長嘯，觀者謂為神仙。

王丹麓神致蕭散

稽淑子謂王丹麓神致蕭散，超然物外。

周芮公冲懷秀骨

晉江周芮公進士廷鑑，冲懷秀骨，與之晤對，如揖廣成，如瞻水鏡。

介公風儀蕭散

介公，名元堂，字明介，鄞縣天童寺西堂僧。風儀蕭散，寡言笑，體羸若不勝衣，而神鑒淵然。與諸名士接，但以目會，四坐盡通，退相品題，不失分寸。

錢礎石神姿崖異

吳六益嘗謂錢礎石神姿崖異，有壁立萬仞之概。

納蘭容若儀態似王逸少

納蘭容若，名成德，明珠子也。□七為諸生，□八舉鄉試，□九成進士，二□二授侍衛。天姿英絕，蕭然若寒素。擁書數萬卷，彈琴歌曲，評書畫以自娛，書學褚河南。幼善騎射，自入環衛，益便習，發無不中。扈蹕塞垣，珣弓牙箭，環列屬帳，以意製器，多巧倕所不能到。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，即繪小像，仿其衣裝。座客或期許太過，皆不應。徐乾學曰：「爾儀態何酷似王逸少！」乃大喜。

丁大聲軀材拔起

蕭山丁大聲，名克振，軀材拔起，咳如挺鐘，言同奔河。

趙恭毅儀狀奇古

武進趙恭毅公申喬，儀狀奇古，圭角岸然。長戶部時，人呼曰冷廟龍王。

王符在坐酣睡

康熙朝，試武進士騎射，趙恭毅方以兵部尚書偕諸臣坐班，不覺酣睡。聖祖以其篤老，但訓誨之。雍正時，成都知府王符年七旬，侍巡撫憲德考驗武弁，在坐酣睡。經憲德奏參，世宗援引趙事，寬其處分，令改京秩。

史文靖風度端凝

史文靖公貽直，器量宏大，風度端凝。嘗有不時宣召，輒雅步如常，或促之，則曰：「天下安有奔迫宰相耶！」

錢黼堂貌似趙榮祿

嘉善錢黼堂少宰樾為翰林時，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。年逾五□，兩耳下忽添長鬚。七□餘，鬚髮俱白，惟兩耳下鬚尚墨，亦罕見也。

龔定庵有異表

仁和龔定庵禮部自珍有異表，頂稜起而四分，如□字形，額凹下而頰仰上，目炯炯如巖下電。眇小精悍，作止無常則，語非滑稽不以出諸口也。

田興恕美秀而文

貴州提督田興恕美秀而文，一时有玉人之目。每臨陣，則又雷奮飄舉，橫厲無前。年□八即握兵符，所至之處，萬人空巷環繞而觀之，田羞澀如處子。幕友中有張太守者，貌與田相若，而喜作狹邪游取給於田者累萬。田三□餘即卒，時貌映麗猶如二□許也。

德宗儀表

德宗貌清剛，面瘦，終日無笑容。大口白齒，高準黑睛，身長五尺強。

著人容貌

曾文正公國藩器宇凝重，面如滿月，鬚髯甚偉，殆韓子所云「如高山深林鉅谷，龍虎變化不測」者，當代鉅公無其匹也。知府張豐翰嘗謂其端坐注視，張爪刮鬚，似癩龍也。惟眉髮略低，故生平勞苦多而逸豫少。忠襄公國荃體貌頗似文正，而修碩稍遜。李文忠公鴻章長身鶴立，瞻矚高遠，識敏辭爽，胸無城府，人謂其似仙鶴。胡文忠公林翼精神四溢，威稜懾人，目光閃閃如巖下電，而面微似臬陶之削瓜。駱文忠公秉章如鄉里老儒，粥粥無能，而外樸內明，能辨賢否。左文襄公宗棠貌亦如老儒，而倜儻好奇，議論風生，若適與駱相反。羅忠節公澤南貌不揚，又短視。彭剛直公玉麟恂恂儒者，和氣藹然。楊勇恪公載福貌儒雅。鮑武襄公超軀幹不逾中人，弱不勝衣。閻文介公敬銘短小精健，不改關中敦樸氣象。丁文誠公葆楨狀貌修偉，綽有威風。岑襄勤公毓英雄姿沈毅，而鰲黑。倭文端公仁體不逾中人，而灑然出塵，清氣可挹。霍邱吳竹如侍郎學養完粹，道味盎然。巴陵吳南屏廣文敏樹貌樸野，而氣韻高潔。此皆咸豐、同治、光緒三朝之著人也。

曾文正儀表

有於同治壬戌、癸亥間見曾文正於江寧者，時文正年逾花甲矣，精神奕然。身長約五尺，軀格雄偉，肢體大小咸相稱。方肩闊胸，首大而正，額闊且高，眼三角有稜，目皆平如直線。凡常人眼必斜，顴骨必高，而文正獨無此。兩頰平直，髭鬚甚多，鬚鬚直連頰下，披覆於寬博之胸，益增威嚴。目不巨而光極銳利，眸子作榛色，口闊脣薄，是皆足為其有宗旨、有決斷之表證也。

曾文正膚如蛇皮

曾文正有皮膚病，膚如蛇皮，時時爬搔之，鱗屑簌簌散於地，雖見客亦不輟也。而宋人王安石亦有斯疾。王為進賢饒氏甥，其舅黨以其膚理如蛇皮，目之曰：「此行貨亦欲求售耶？」王尋舉進士，以詩寄之曰：「世人莫笑老蛇皮，已化龍鱗衣錦歸。傳語進

賢饒八舅，如今行貨正當時。」

陸祥貌似劉文懿

陸祥，粵西故家子也。及祥而家稍稍敗，年長，喜從無賴飲博。既喪父母，不能自活，乃出關。有設肆於越南邊祥州者，從之為夥，月得錢□餘千，供煙酒資而已。邊祥巡撫為劉文懿。時法教士恃其國力，驕甚，數侵地方官權，獨於邊祥則不敢。文懿長身皙面，年三□餘，蓄鬚鬢，祥貌似之。光緒壬午，法越釁起，法攻越南諸州甚亟。文懿守邊祥，屢出奇兵卻敵。及法定北圻，乃悉眾攻邊祥，聲言將屠城。州人懼，力請於文懿，文懿歎曰：「事不可為矣。然士可殺不可辱，我豈能為降將軍哉！」拔劍自刎，左右力持之，即解印綬懸帳前，自跨馬從間道去。

前此，文懿嘗詐降，設伏城中，誘殺法人數千。至是，眾請降，且以文懿已去告法人。法人不可，曰：「必得巡撫親來。不然，屠無赦。」時祥在圍城中，聞屠城之說，窘甚，方求出不得，一人見之，忽呼曰：「使君在是矣。」眾皆和之，闐如雷。祥不知所為，聽眾擁入。至撫署，有戎服佩劍者坐堂上，望見祥，即招以上，出一紙令簽押，中皆法文。躊躇間，法將按短槍睨之，祥大懼，草草揮訖。法將忽作越語曰：「君自號健者，誓死與我師角，乃有今日耶？」祥唯唯。須臾，法將上馬，亦別以一馬令乘之，至法營，法人待以賓禮，見其衣敝，爭指之曰：「若一巡撫，乃衣貧人衣，矯飾如此！將謂奇智，今日究能逃吾輩面否耶？」祥不覺赧顏。三日釋歸，尋返粵西。

周老人為丈夫

老人姓周氏，名震，字華國，籍滇西太和縣，近世稱東亞老人者是也。老人軀雄偉，額廣，顴高，頰豐，目炯炯如箕，長眉美鬚鬢，強飯健步，壯者不之及。年六□二，游學日本，髮禿，服西式學生冠服，氣益豪，日人咸頌之曰：「丈夫，丈夫！」強健之意也。日本明治天皇者，自信老而壯，異其名，延見之，謝不如，曰：「此真亞東僅有之老人矣，而萬里越國求學，難哉！」於是報章豔傳老人名，東西學子爭得其小影以策後進。光緒甲辰，日人勝俄軍，東京市大祝捷，觀者如堵。老人有《感事》詩，其一聯云：「□萬萬人齊祝捷，他人含笑我吞聲。」外人因見老人，亦不敢以病夫目我，此老人之聲名所以噴噴人口也。

初，周氏世業醫，傳數世，至其父鴻雪，名益震，治病罔弗起。數年，積資萬餘金，忽散之，徙居於瓊嶽山，若避難然。未幾，難果作，州城陷，鴻雪家獨獲免，其後遂生老人於此山中。老人生而穎異，甫能言，自述其最初所見，則墮地三日內，身旁之人物，證之歷歷不爽，父母於是益奇之。髫齡通靈素書，手種杏樹，隨手都活。成童後，遭回亂，棄而學劍，好俠行。咸、同間，杜文秀據大理，黠者走，怯者死，雲南已無漢人立足地，老人出入花門，無懼色。嘗挾醫術走寇營中，游說機宜，漢兵得老人力居多，時人稱之曰「鴻門宴之子房」，其魄力足也。

巡捕官身長一丈

徐樹人中丞宗幹，有一巡捕官，通州人，長約一丈，衣用呢羽。每行，則數□小兒隨之。祠廟演劇以頌掛臺上觀之。臺下有售水菸者，仰而舉，長人則俯而吸之。從中丞出行，為前導，無馬可乘，易以健騾，為壓斃者七，自此即步行矣。左文襄督閩時，從者多提鎮，左右侍立者動以百計，中丞侍者僅一人，見者無不駭懼。旋以私通武闖關節被斥，遂餓死。

詹五身暴長

長人詹五，徽州農家子，年□五，家中僅一妹同居，甫□三。一日，五於田中得一大鱧，短而粗，歸與妹烹食之。臥至夜半，五忽覺其身暴長，頭足皆抵牆，知有異。黎明起，取鏡自照，見己身長約一丈，而極瘦，頭大如斗，大驚。趨視其妹，亦如之。二人偕出，村人咸目為妖，相與駭走。妹患甚，是夜即自鳩死。五自是食量極宏，而家赤貧，終日不能獲一飽。有族叔客漢口，開詹大有墨莊，因往依之。適一西人見五，異焉，出重資僱之出洋，觀者人索金錢一枚。五徧歷各國，獲資甚厚。如是者□餘年，粗習英語，改裝娶英婦歸。光緒庚辰六月，自築宅於上海老閘，極富麗，往來多西人。辛巳三月某日，乘人力車出，二人推挽之。行至跑馬場，身重車小，自車中墜地死，婦乃席捲其資以去。

侏儒

四川卓某，相國秉怡孫也。光緒時，居京師，體短，人呼為卓矮子。性甚暴，每怒妻妾，輒呼令前，自立於桌，以杖打之。若不受，則暴更甚，必逞始已。後其妻密購高四五尺之裝穀桶，見卓盛怒，與妾共抱之置桶中，卓因竟日不得出，自責乃已。

梁成福頭若箕斗

粵寇之首有號啟王者，為梁成福。嘗由荊襄竄擾漢中一帶，洎勢蹙，以其餘力陷陝州，據焉。官軍合三省兵數萬，圍匝月，乃擒之，磔於益州市曹。其頭巨若箕斗，眉間殺氣稜稜，張目怒，人皆辟易不敢近。

周氏子三頭

宣統庚戌，黃坡農人周立茂妻產一男，有三頭，在中者較巨，一頭吸乳，則二頭皆泣。立茂挈其妻抱之至漢口，美人卡立脫欲出三百金購之以送紐約博物院，不允。

李氏女繡面

黎女將字人，輒於面涅花卉昆蟲之屬，曰繡面。夫家給花樣以為識，蓋使之不得再嫁也。康熙時，有李氏女者為之獨工，既嫁，夫以其花樣悉符也，甚悅之。

舊字面孔

雍正時，有江位初者，面長方而顰黑，稜層版摺，人呼為舊字面孔。凡識江面者，每讀書，遇舊字，輒念及江，無不失笑。

盧抱經以手摩面

盧抱經學士文昭精於考索，每朋輩小集談藝，學士仰而沈思，輒以手頻摩其面。

施世綸獸面人心

乾隆時，漕督施世綸貌奇醜，人號為缺不全。初為縣尹，謁上官，上官或掩口而笑，施正色而言曰：「公以某貌醜耶？人面獸心者，可惡耳。若某，則獸面人心，何害焉！」

三聖不薙髮

滿俗薙髮，自世祖入關定鼎，漢人亦遵行之，有不從者，輒置重典。然熱河行宮所藏世祖、聖祖、世宗三代御容皆不薙髮，誠可異矣。

黃陶庵不薙髮

國初薙髮令下，檄至上海，上海之士紳期會於邑之學宮，眾以俟巨紳曹某至，決從違。曹蓋邑之望族也。及曹至，眾趨前問意，則徐脫其風帽示眾曰：「某已表順從矣。」於是眾皆薙髮。檄至嘉定，嘉定之士紳亦期會於學宮，眾以俟黃陶庵至，決從違。陶庵至，則慷慨激烈，對眾宣言，謂頭可斷，髮不可斷，於是眾皆涕泣，願共守城誓死。

許德溥不薙髮

許元博，名德溥，如皋人。生而有過人至性，事父與繼母承歡竭旨，孝聞於鄉。薙髮令下，元博不從，以父在，恐罹禍，為親憂，乃截髮如頭陀，誓不入城。幼慕岳鄂王為人，刺字左臂，曰「生為明人」，右臂曰「死為明鬼」，刺胸曰「不媿本朝」，墨瘢黯然，終不滅也。既壯，訓蒙雙店吳氏家。吳有仇人欲借元博以傾吳，遂首之於官。逮至，挺立堂上，令曰：「爾何業？」抗聲曰：「布衣。」令曰：「何不跪？」曰：「我何罪？」令曰：「爾不薙髮何也？」曰：「不忍忘前朝。」令曰：「若獨不畏功令乎？」曰：「昔謝疊山之在元時，願為頑民，竊願效之。」令曰：「疊山何為遲遲不死？」曰：「以有老母在。我更以父母俱在也。」往復辯不休。令強使人為薙髮，德溥大呼曰：「斫頭便斫頭耳，何薙髮為！」且袒臂示之，更曰：「吾久拚一死矣。」遂論

死。逮繫揚州，不食者數日。獄吏恐其斃也，且感其義，泣以請。德溥曰：「吾求速死耳。吾不愛頭顱寧畏刀鋸耶！」自是復進食如平日。刑日，出獄門，因腰間餘金授所親曰：「急偕老父游紅橋，勿使之聞也。」慷慨赴西市，無怖色。

錢仙上不薙髮

錢應金，字而介，號仙上，一字上士，嘉興人，以詩文名於時，諳聲律。詩酒餘暇，輒邀集賓侶，吹簫，歌自度曲。晚年自稱是公，精禪學。居春波里，嘗自署春波詞人錢點雁。順治乙酉，城將破，招同邑高承埏避竹林里，不至，遂居嘉會都。既而游兵掠郊野，錢猶服明衣冠，髮未薙，威脅之，不屈，乃就捕。錢大罵其眾，眾怒，刃斃之。

葉尚高披髮佯狂

葉尚高，字而立，樂清人，溫州府學生。披髮佯狂，幅巾大袖，行於市，官吏見而執之。賦詩云：「北風袖大惹寒涼，惱殺溫州刺史腸。何似蜉蝣易生死，得全楚楚好衣裳。」吏釋之不問。順治丁亥二月，上丁，攜水一杯，采芹一束，乘吏未奠時，哭於聖廟之庭曰：「吾師乎，吾師乎！縱泰山之已頽，而林放之不如乎？」吏怒，繫之獄。迨五月四日，語獄卒曰：「詰朝為屈大夫沈湘之日，吾其死夫！」令具湯沐。至明，自縊。

髮作金錢式

董志學為江西巡按，按部吉安，飭守令禮請縉紳子弟及舉貢監生飲宴。酒酣，起而言曰：「當朝重薙髮，式當如金錢，請脫帽驗之。」因盡去其帽，則皆略去鬚髮，餘頂結如故，惟一人如式，得放出，餘悉繫之於獄。

福康安剃髮

九江剃髮者素著名，福康安過九江時，偶呼待詔至，其奏刀簌簌如風，令人如不覺。剃畢，命賞五□金去。剃髮者出告人曰：「吾生平為人剃髮多矣，無如此之難者。」蓋福既臥坐任意，又倏忽轉側，一不留意，即易致傷損，深懼獲罪也。

程穆倩眉宇深古

歙縣程穆倩，名遂，眉宇深古，視下而念沈，處治不媒進，處亂不易方。

黃之驂眉聽

田少司寇漪亭雯巡撫貴州時，有一孝廉，黃姓名之驂，耳不能聽，以眉聽。古謂龍以角聽，牛以鼻聽，乃人亦有之。

丁文博眉目明秀

嘉善丁文博水部彥眉目明秀，如碧梧翠竹。

沈滄兩長鬚

順治初，浦江有諸生沈滄兩者，貌奇陋，一目既眇，鬚長一丈有餘，自胸以下連結三大結，尚有尺餘拂地，綜而計之，殆逾一身有半也。其人固小有才，恃符妄作，後為巡按者因事拘杖，折股而斃。

陳其年短而髻

王西樵常語子弟曰：「陳其年短而髻，不修邊幅，吾對之，祇覺其嫵媚可愛，以其胸中有數千卷書耳。」其年，字迦陵，宜興人。

吳錦雯張祖望有修髻

吳錦雯、張祖望並有修髻，夏日，嘗促膝吟詠，意思蕭曠。毛稚黃贈以詩云：「吳公美髻不易得，張也于思亦自奇。長日吟詩相對坐，南風吹動萬莖絲。」相與大笑。

寧秀生而有髻

納蘭侍衛寧秀為明珠曾孫，生時有髻數□莖，羅羅頤下。年弱冠，貌蒼老如四五□歲人。未三□，即下世，家因之日替。

高宗捋黃龍眉長髻

長髻翁者，黃其姓，龍眉其名，錦棠其別字也。弱冠後，即蓄鬚，以長髻稱，其長委地。乾隆初，上自王公貴人，下逮廝養卒，偶舉錦棠名，識與不識輒曰：「嘻，此長髻翁也。」於是其鬚之奇者，有愧其數之奇者。然翁惟髻奇，故遇奇，其遇愈奇，故其數亦愈奇，榮枯得喪，翁不得自主，而髻主之。

翁少習懋術，隨估客往返江淮間。一夕，泊京口，群盜連舫至，躍上估客舟，勢洶洶，投眾商於江而掠其貨。翁被縛，生命在呼吸間。盜魁偉其髻，嘆曰：「是鬚鬚者，殊不類市井兒，可釋之。」而翁乃慶更生。因棄商，入縣中吏舍傭書，殫心於文例卷牘，勤奮逾他吏。積資數年，遂以掾吏起家，得官縣尉於古北口。

古北口，鄰木蘭，為皇帝校獵地，秋獮之場在焉。每歲，法駕啟行，羽林、期門、鷩冠、虎賁之士，歛山欲野，扈從甚盛，咸以是口為出入要道。高宗秋幸灤陽，翁以尉給事供帳，跪迎道旁，上目攝之。既至避暑山莊，召翁入行殿。翁以疏遠小臣，忽被清問，慮上意叵測，奏對殊艱棘。上溫語勞之，命翁起立，趨近御座，以手捋視其髻，嘖嘖歎賞。又令翁繞行殿上一周，益大笑，稱奇不置，賜江綢一疋、大荷包一雙。已而皇太后悉其異，思一睹為快，促召赴都。翁應詔，乘傳至輦下，一再展覲，大獲賞賚。越翼日，上詢部臣有縣令缺乎，部臣以房山縣對，遂降旨特授翁為房山縣，蓋曠世之遇也。

翁素率真，未嘗為貴人低顏色。抵縣後，上官亦貌敬之，不責以僚屬儀注。敬翁者，敬其髻也。時制府長白某，伎刻人也，循參日，屬員俛首屈膝，率不敢仰視，而翁獨掀髻而前，作劉楨平視狀。制府佛然，謂夫夫也，挾髻貴而驕，我當有以制之。不數月，即毛舉細故，登翁於白簡，劾之去職。翁聞之，殊坦然，謂人曰：「以髻得之，復以髻失之，夫何尤！」即日襤被出縣署，驅騾車，過武勝關，驟驚而車覆，翁遂顛，髻繫於軸，而驟奔不已，輾轉膠附不得脫，竟死車下。

乞鬚免鬚

桃源薛懷，號小鳳，葦間居士邊髻甥也。詩詞書畫皆酷似其舅，而鬚則童然不如也，乃為乞鬚詞以自禱。金壇史梧岡為反其旨，轉其語為免鬚詞，命小伶歌以賀之。葦間居士掀髻而笑曰：「是貶鬚也，將使渭陽成不毛之地乎？」史謝曰：「佞鬚惟我固善，至於鬚之軼群而絕倫者，殆將喪之矣。」

乞鬚詞云：「松窗棘院消磨處，無端三□虛度。七尺休誇，二毛已賦，不道鬚偏遲暮。賤天乞與，便幾縷風前，代將吟塵，曲徑撚時，應添多少好詩句，于思不敢請耳。但臣之壯也，一婆甚懼，漫把菱花，寸田尺宅，盼斷渾無頭緒。山妻笑語，問於意云何，躁心如許，且製羅囊，異時留滿貯。」免鬚詞云：「青衫彩管風流處，幾曾三□虛度。七尺堪誇，二毛雖賦，猶喜鬚偏遲暮。願天勿與，恐髻愧群羊，尾慚仙塵，撚斷休煩，自添多少好詩句，于思徒取謔耳。有婆心一片，婆顏何懼？最厭蓬鬆，寸長尺短，欲理竟無頭緒。佳人笑語，免雙夢同時，刺人如許，省卻羅囊，睡時難盡貯。」

髻仙程魚門見之，歎曰：「世無郭忠恕，誰肯薙鬚以效顰者？當為吾鬚作解嘲，編以五色絲，妒煞薛郎可耳。」程研民曰：「余家有竹實山房，小鳳所來儀也。鳳比靈於龍，龍有髻，天奈何獨吝鳳哉？余亦鬚有鬚者，假鬚而可贈，余固不吝此於小鳳也。」

李惺長髻

乾隆辛丑進士李惺，以錢唐令起家，洊升順慶寺。告養起復，年七□餘矣，長髻彭彭，華采炤鑠。陸辭日，高宗大為歎賞，令赴政事堂，使諸大臣觀之。

割鬚平夷

滇南某營，漢苗雜處，有生苗時出滋擾。都司梅某體偉岸，長髻多智。一日，苗出巢搶掠，率兵剿捕之。苗潛伏老林，伺其深入，大吼，兵遂潰，梅被擒。苗曰：「爾非梅鬚子乎？平日頗耳威名，今安在哉？」割其鬚，命服役。梅潛取鬚納懷中，苗笑曰：

「爾身首不保，尚愛鬚耶？」曰：「生殺之權，出自尊裁，吾鬚受諸父母，不敢毀棄。」苗笑而置之。數月後，乘隙逃出，請罪於滇撫。撫怒，責之曰：「爾今被擒，鬚眉已改，尚有面目來見我耶？」梅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苗擾滇地有年矣，有防禦之方，無征討之力。某自詐敗後，深入其境，彼之谿逕巢穴，略知梗概。若得勁卒千人，可入其窟，使其略知警懼，不敢時出滋害，於疆場亦有裨也。」撫曰：「爾以割鬚受辱，故巧言塞責耳。」曰：「某鬚乃自割也。某守邊久，與苗人素相識，若不稍改面目，則彼眾我寡，犯疆場而喪軀命，辱孰甚焉！」撫曰：「人割與自割奚殊？」梅從容自懷出鬚呈驗，撫乃信，撥精兵千人，以梅為前驅，直搗其巢。苗大驚，潰竄不敢抗，前所被獲者悉數出之，自後邊患乃息。

陳六笙還鬚

貴縣陳六笙方伯璠，嘗隨蔣果敏公澧至浙，以論事不合，怒而去。歸粵後，翦其鬚，函寄果敏，曰：「吾從軍以來，無負於公，惟此鬚乃軍中所長，謹以還公。」蔣大怒。其後，陳簡放杭嘉湖道，蔣乃白之左文襄公宗棠降為知府，仍留浙。陳遂沈滯，積□數年，始為湖南之岳常澧道，後為四川布政使，終老於浙。

朱文端河目海口

高安朱文端公軾，字若瞻，生而宏聲廣額，雙顴插鬚，大口長目，步闊二尺。二□三歲入學，二□九中鄉試，主司宋大業見之，即曰：「河目海口，惟吾先公。今復見子。」大業，文恪子也。

章霖為獨眼翰林

順治乙未，華亭章霖以進士登第，時年已六□矣，貌不颯，一目復眇。自維面目不全，恐引見時以體貌殘毀，不獲木天之選，因盛修其服飾，冠佩甚都，且翦紙為睛，貼眼眶中，望之非不雙眸炯然也。及面聖，假睛忽脫，見者咸匿笑。然卒邀館選，時人乃以獨眼翰林呼之。

齊次風瞳小

天台齊次風，名召南，眼中之瞳極小，能遠視。嘗與友登山，見江船如葉許大，齊能辨舟中人數及其服色，即杯罌壺觴之屬亦歷歷可數。下山至泊所，則舟甚大，所視皆不爽也。

應潛齋重瞳

仁和應潛齋，名搗謙，兩目皆重瞳。

黃淳餘重瞳

武進黃仲則之孫曰淳餘，小仲之子也。生而重瞳，雙眸炯炯，諦視之，睚有瞳神二。時方周晬，頭顱至魁偉。至七齡，家人抱往武廟，睹關壯繆像，忽盛怒，戟手大罵。家人大駭，抱歸，是夜即殤。

朱脩廬短視

青浦朱脩廬，名桐森，短於視。一日薄暮，至友人趙一新家。趙方置壽棺，豎立門側。朱以為戶開也，亟走入，東西捫摸而無徑，心急足達，棺被推遽仆，大聲疾呼。鄰人咸集，始扶之以出。

吳跂人短視

南海吳跂人徵君沃堯，自號我佛山人，神宇軒然，望而知為高明之士，惟絀於目力，必增鏡助光。有所著述，下筆萬言，不加點竄。然恆以靜夜為之，味爽乃少休，日出更趨治事。以酒為糧，或逾月不一飯。

駱文忠瞽能辨人

駱文忠公秉章督川時，蜀民見其摧陷廓清，用兵神速，謂為諸葛復生。其後雙目失明；僚屬來謁者，或以手捫其面目，或以耳聽其聲音，輒辨識為某人，與之談論公事，百不失一。

朱竹石瞽能辨人

平湖朱之榛，字竹石，中年目失明，然以道員久次江蘇，主持通省牙釐局，應官治事，亦如常人。嘗於光緒朝權江蘇按察使者□次。晚年，奏補淮揚徐道，其進謁大吏，訪問察案，進退周旋，毫無所誤。蓋瞽而辨人，亦如駱文忠也。

瞽者能葉子戲

沈青齋之子賓谷，雙目皆瞽，不能行。然或與之為葉子戲，摸其牌而配合去取之，雖巧者莫能勝也。

徐武令辭艱於口

徐武令為人樸訥，辭艱於口，平居輒好書寫，不知棋局，每以自方葛洪。

陸德恭四乳獨腎

青浦增廣生陸馥蓉，名德恭，幼穎慧，總角時能背誦《□三經》。有異稟，四乳獨腎。

陳忠愍腰大

道光壬寅，英兵逼吳淞，陳忠愍公化成帥舟師駐於黃浦。會天暑，觸熱，乃率親隨二人登岸，至某商店，乞假片地以滌煩燥。商諾之，並以酒食進。啖雞子數□，食肉無算，下以火酒，約三斤許。少選，商請進浴，偕兩親隨入室，商窺之於窗隙，見其腰膊間纏青布兩幅，即令從人去之，其腰圍大逾常人。浴罷，挺立如前，裹腰以出，謝商，登舟去。

曲膝虛坐

張文襄督粵時，一日，見諸州縣官，入見者八客，而客座僅八椅，除主位外僅七座，僕忘未增椅。有一客曲膝頓股，虛作坐形。久之，倦忘，略一轉動，即仰倒於地，四座愕然。

應潛齋手有文

應潛齋生而有文在手，如八卦。有欲試其操守者，藏妓於館，夜醉而歸之，誦書達旦，卒不為動。

手指長甲

高宗南巡時，有獻詩者，手指爪甚長，特異於眾。內有數爪，以過長，屈曲繞其掌。故露其爪於外，若有得色。退後，上顧侍者曰：「是人必甚懶，否則何指爪之長也。」

纖手剝芡實

道、咸間，段光清令鄞縣，察察為明，曾以瑣事邀盛譽。下車初，輒乘夜微行，過某家，聞嗚嗚作響，內有燈光，自門隙窺之，乃豆腐店也。見一男子袒而推磨，燈光下有一少婦，貌殊可人，以纖指剝芡實，親納於男子口中，如喂小孩，且嬉笑，與男子接吻，狀甚狎。段見之，疑或有奸情也。回署，即遣役拘男婦至，詰之，始知其實為夫婦也。段大嘉許，稱為梁孟復見，飭吏取錢二□千賞之，俾善營生業，別賞婦以綢布數端，為婦人敬夫者勸。夫婦皆叩謝而出。

養手指爪

光緒間，有女子楊貞媛者，喜養爪，蓄之□餘稔，爪長二尺餘，復折至數寸。自記其養爪之法凡四：一，指宜常屈，勿使伸，護以銀甲，其甲必長於爪一寸，歲易之。一，盥漱時，以巾揩漬臍子沫，頻拭之，則明透如通犀。一，夏日宜卸甲，免指肉腐敗。冬日藏甲於油中，使不失溫和，免風折。卸甲時宜伸，護甲時宜屈，盥時宜伸，浴時臥時皆宜屈。一，爪不可為挖耳及搔癢之用，偶有損，見甲邊露白痕，亟翦之，勿稍惜。若氣候燥烈，甲邊卷曲，宜置溫湯中。其效應亦四：一，蓄爪可弭強暴之氣，蓋以護惜指爪為重，不復有燥烈之性矣。一，占候可以預知。天將雨，爪紋間黃白；天將晴，爪色盡白；天熱，則護甲內有氣水；天冷，則護甲之根膚色燥白。一，蓄爪可以驗病。將病，則爪色漸枯；既病，則爪根潔白，無血色；病將愈，爪根現粉紅色；健康時，則爪色瑩潤；病後，則爪根現出一節，大病節顯，小病節微。一，可以占禍福。偶或斷折，即有禍徵。某年，貞媛之無名指爪折，而幼

子逝。又一日，中指爪折，而遇盜。似此中亦有著蔡之意也。

章氏子孫足指有歧

浙中章姓，有特別之標識，蓋其家先代有節婦，小足而趾有歧，於是子孫之足莫不有六指，惟其女之出嫁者，則僅傳其子而止，至於孫即如常矣。

徐三癩腳餓死

徐三癩腳，農家子也。傳者不詳為何縣人。童時有痘疔生足底，遂不良於行。俗謂企踵行曰癩，而其人於兄弟行居三，故里人呼之曰徐三癩腳。癩腳不識字，然自幼惡釋氏，有僧至門，必持椎逐之，過於途，則詈曰：「懶奴，懶奴。」

時世祖初定鼎，民猶未親附，癩腳聞四方有起義兵者，乃謂其父曰：「我家何不起義？」父曰：「癩兒子，我鄉農也，何義之起！」於是疾走村學究所，求書「忠義」二字，學究書與之。歸，即裂白布一幅，依學究所書點畫，大書二字於布，揭竿，標之門前。父大驚，取布裂之，唾其面曰：「我一家為爾死矣。」癩腳憤懣不能語，入其室，引被自覆而臥。呼之不起，與之食，覆諸被中。積五日，母往探之，僵矣。詢其父曰：「癩子胡以死？」發其被，五日所餉之飯粒皆在。

陳清恪左足赤痣

陳清恪公詵左足下有赤痣，每自詡為貴徵。查夫人侍婢黃氏嘗為濯足，手捧足而視其痣，陳笑曰：「我所以官極品者，此痣之相也。」婢亦笑曰：「公欺我。公足僅一痣，已貴為公卿，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為婢？」陳驚，使跪而視之，信，遂納為簪室，即黃夫人也。生二子，長文勤公世信官宰相，次閻齋名世侃，官翰林。

厲樊樹曳步緩行

錢塘厲樊樹徵君鶚，意制拙率，不修威儀。嘗曳步緩行，仰天搖首，雖在衢巷，時見吟詠意。市人望見，輒呼曰：「詩魔來矣。」

孫氏子四足

宣統辛亥三月，奉賢孫某妻孕年餘而產一男，頭有二角，面若虎，四足，足三指，爪尖利，能行，能攫物以食。不乳不啼，月餘而餓斃。

婦女本多天足

光緒戊戌，滬上有天足會之設，蓋以勸導婦女使不纏足也。然天足亦固有之，第不能見諸富貴之家耳。順天所屬大興宛平之士著，除旗人向為天足外，小家婦女亦皆不纏。直隸之盧龍、豐潤、易州、承德、宣化，其滿、蒙婦女為天足。奉、吉、黑三省以漢、滿、蒙雜居，天足甚多。山東則德州、益都有滿、蒙二族之天足。河南之開封、山西之太原亦如之。江蘇則大江南北皆有之，所業為耕桑漁樵畜牧及雜役。江寧並有滿洲之天足。丹徒並有蒙古之天足。江浦、六合、丹陽、上海、松江、青浦、奉賢、金山、太倉、嘉定、寶山、長洲、元和、吳縣、常熟、崑山、吳江、武進、無錫、江陰、靖江、通州、淮安、江都、儀徵、興化、泰州、高郵、寶應亦皆多天足。安徽則合肥、廬江、巢縣、無為、蕪湖、天長多天足，以耕樵漁牧為業。江西之蓮花廳、贛縣、零都、信豐、興國、會昌、安遠、長寧、龍南、定南、虔南、南康、上猶、崇義、寧都亦多天足，皆力田。福建各縣多天足。江西、福建且有肩挑貿易以食男子者，而男子則事攜抱主炊汲焉。浙江則浙西時有所見，仁和、錢塘之滿、蒙二族為天足，海寧、嘉興、嘉善、海鹽、平湖、烏程、歸安、安吉、孝豐亦間有之。湖北則襄陽有天足，業農。江陵則有滿、蒙二族之天足。湖南之瀏陽、寶慶、祁陽、東安、道州、寧遠、永明、江華、郴川、汝城、嘉禾、常德、沅陵、辰谿、溆浦、芷江、黔陽、麻陽、永順、靖州、會同、鳳凰多天足，業耕樵。陝西則西安有滿、蒙二族之天足。甘肅則回族與寧夏武成、莊浪之滿、蒙二族有天足。新疆天足頗多。四川則成都之滿洲、蒙古二族與冕寧、邛崃、大邑、西充南部有之。廣東、廣西各縣多天足，所業為耕樵漁牧及昇輿。貴州則苗女外，亦間有天足。蒙古、西藏、青海則皆天足也。自天足會設立後，而中流社會以上之女不纏者益多，且有已纏而放者矣。

廣州赤腳

粵省婦女多天足，而潮州則以小足為貴，凡納妾，惟纏足者入門即稱姨，否則以赤腳呼之，必待生子娶婦，始得著襪拖屐，至大婦死而後著履，若無所出，則終身跣足而已。

粵女日必濯足一二次，潔白無垢。或謂濯時以粉擦其足跟，膩而且滑，則傳聞之訛也。

粵東謂船娘曰蛋家婆，其年少而有姿者則謂之蛋家妹，以艇為家，不登岸，不操他業，即不入民籍之蛋戶也。間亦有操神女生涯者。顧無不赤足，冬時亦然，而下著甚稠褲兩層，上則披絮襖也。

廣潮妾足

廣州男子多置妾，小康之家輒有姬侍七八人，皆天足也。大婦輒纖趾。潮州俗異是，大婦之天足者□常得九，妾則無不纖足也。

婦女纏足

各省婦女，除滿、蒙、回、藏及苗類外，向以纏足為文明各國所詬病，而人民懵懵焉不以為恥。推厥原因，實由富貴貧賤階級之見深入人心，縉紳之家轉斥原野農婦之天足者謂猶未進化。人懷此見，遂成風會，不特不平等之已極，亦大有害於國民之生理與生計也。

纏足者以矯揉造作為能事，所傳有七字訣：曰瘦、曰小、曰尖、曰彎、曰香、曰軟、曰正。然惟江蘇之揚州稍能近是，自餘各省則適相反，肥大團直真硬歪，雖益陽女子以小足著稱於湘，而亦不免。

粵女纏足

粵女之纏足，在未倡天足以前，富貴人家則必纏之以表示其為巨室。而足之形式，貴短圓而不貴尖瘦，大約直徑二三寸者，橫徑亦如之。相傳粵中最上之纖足，能立於小碟內，故纏足者需人而行，苟無人扶掖，雖一步亦不能行也。

好色不好弓足

袁子才好色，而不好弓足。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，有李姓女，貌絕佳，而嫌其足未裹。媒謂女能詩，趙即戲以弓鞋為題，面試之。女即書云：「三寸弓鞋自古無，觀音大士赤雙趺。不知裹足從何起，起自人間賤丈夫。」趙大慚。袁聞之曰：「此君非真好色也，亦可為小人之下達者矣。」貽書責之曰：「眉目髮膚，先天也。足，後天也。」又云：「女貴娉婷，其所以娉婷者，為其領如蝨蟻，腰如約素耳，非謂其站立不穩也。倘弓足三寸而縮頸羸腰，可能望其凌波微步珊珊來遲否？」趙得書，無以答。說者曰：「湖樓諸弟子亦有膚圓緻緻者，袁欲作蹇修，而人頗以此為嫌，故不禁慨乎其言之也。」

姚美人足

嘉、道間，臨平姚氏有一婦，生前姣麗無雙，且雙足纖小，每製履，倦則以鍼線插髻上，幫帛垂耳後，纔如一葉，人不見也。以故不良於行，行必以婢媪扶掖之。姚美人之名，聞於鄉里。臨平有地曰美人埭，以此婦名也。其子婦悍甚，恆與其姑立而諍語，婦懦，不能與爭，鬱鬱久之，竟難經死。婦工翰墨，臨死自書一紙，詳述其子婦勃谿之狀，置懷中。其子搜得，燔之。其子婦曰：「凡縊死者下有遺魄，不掘出且為祟。」乃掘地深數尺，果得如炭者一段，亦燔之。

小腳會

直隸宣化有小腳會，歲必五月□三日舉行於城隍廟。廟前長街數里，兩旁民居稠密，先會數日，其戚友之靚妝炫服而至者，絡繹不絕。屆期，廟中演劇酬神，百戲競集，遊人雜遝，與士女之進香者肩相摩，踵相接也。婦女不往游及既遊而歸者，大率列坐門前，多或□餘人，少亦五六人，日必易著新鞋，其富厚者日凡四五易，遊人指視，贊其纖小，則以為榮。

是日，乃俗所謂漢壽亭侯關羽之誕日，會本在漢壽祠。侯故有甲，是日出而晾之，故名晾甲。某年，廟欲圯，廟祝鳩工庀材，葺而新之，未落成而誕日屆，乃借城隍廟以舉斯會，而城隍廟祝豔其利，百計籠絡。至明年，復為斯會，紛紛者已不復為故步之循矣。然晾甲之名猶在人口，久之，遂誤而為此。或作四斷句記其事云：「榴花紅映鬢邊釵，午日纔過節更佳。曉起妝樓梳洗罷，開箱先檢鳳頭鞋。」「綠陰如幄覆茅檐，團坐門前笑語添。惹得游人偷眼看，裙邊一樣露纖纖。」「花底誰家晝掩門，早攜女伴去前村。最憐一路香塵細，行過蓮鉤盡有痕。」「神祠遊罷興偏饒，歸路斜陽滿柳條。為語鄰家諸姊妹，耍青時節再相邀。」【六月初六日有耍青會。】

陝女三足

陝西女子咸纏足家居，足小，須扶杖而行，故陝人稱女子有三足，言其行路無時可離木杖也。河南、甘肅、山西及廣東之纏足者亦類是。